

大雲山房集

冊四

大雲山房言事目錄

陽湖惲敬著

卷一

與朱幹臣

與朱幹臣

荅秦撫軍

與饒陶南

與周菊坪

荅顧研麓

荅顧研麓

與聞茂才

荅黎楷屏

與黎楷屏

與吳良園

與福子申

與廖永亭

與廖聽橋

與徐臞仙

荅曹侍郎

與舒白香

與舒白香

荅鄧過亭

與裘春州

荅陳雲渠

荅陳雲渠

荅陳雲渠

荅陳雲渠

荅陳雲渠

荅李守齋

荅楊貫汀

與
荅鄒立夫

與邱怡亭

與章澧南

與湯敦甫

與楊鹿柴

與余鐵香

與胡桐雲

與孫蓮水

與瞿秩山

與秦筠谷

與左仲甫

與陳寶摩

與趙石農

與趙石農

卷二

與秦省吾

與李汀州

與李汀州

與莊大久

與李愛堂

荅方九江

與報國寺沙門無垢

與陳薊莊

與黃香石

以下家書

荅姚秋農

與姚秋農

與姚秋農

與姚來卿

與來卿

與來卿

荅來卿

荅來卿

荅來卿

與來卿

荅來卿

與二小姐

續刻

荅董牧唐

荅董牧唐

與胡竹村

與胡竹村二

吳城萬壽宮碑銘

符錄之法盛行於南北朝道家之支駢溢於神仙神仙之旁劇紛於符錄符錄之用充志壹神以通馭萬靈禁劾百物是故道足者氣勝道歉者氣敗聖人用之而周萬世賢人用之而行一方一州庸人用之而宥一術纖人用之而災其軀邪人用之而亂及天下夫黃帝教熊羆貔貅驅虎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射妖鳥殺水神與後世幻人詭士所行其得失豈不逕庭哉然所以能通馭禁劾之故於理無二致焉惟道大則所成者峻博道久則所流者充長不可誣也

吳城萬壽宮者祀

初封靈感普濟之神許真君之廟也真君遺蹟遍嶺北而在新建者生米游帷觀爲真君舊宅大中祥符中賜號玉隆改觀爲宮政和中加號萬壽故凡祀真君之廟皆號萬壽宮吳城處新建之東北陬北臨宮亭湖其東贛江挾餘鄱二水入之西附山爲修水宮亭贛江修水之間有大洲隸建昌相傳爲真君斬蜀

精之地宮亭之東爲鄱陽湖北爲潯陽江真君分遣弟子斬蛟之地也其地勢
悉與吳城相附注是以真君於吳城功最著其食於吳城爲最宜先是來蘇後
顯二坊之間爲萬壽宮祀真君甚庫陋乾隆八年改作之加侈嘉慶十一年復
斥而大之爲日計八年費錢至八百萬有畸而後竣事蓋江西之人欣戴歌抃
願副崇高以爲非是不足以飾後觀彰美報也敬權官吳城朔望祇謁殿下仰
貽俯惕有以見真君之得於斯民者於是進縉紳先生而告之曰真君之功赫
矣自晉至今垂一千五百餘年自大庾嶺至潯陽江及二千里自楚塞至閩嶺
及七八百里縉紳大僚牛童馬走婦人稚子無不如親事真君燠其寒飮其嗽
又況自今以至千萬年自江西以至薄海振振闐闐日盛日遠此何故也天下
萬世之功氣制之天下萬世之氣道貫之道大者德大故肫然而敦溥然而遠
及道久者業久故優然而裕綿然而不窮黃帝禹周公之峻博充長如彼真君
之峻博充長如此敬常意真君之於道必有望聖人而未及其量率賢人而大
得通者故能涵衍古今廓穹天地考真君事不見於正史其雜見晉唐小說者

皆瑣異神靈之說而忠孝之事則以設教之名附益焉然未有不忠孝而能餘於道不餘於道而能務於功不務於功而神於術而無害於人者至於寇謙之杜光庭之徒依附朝廷驚駭愚賤張角宋子賢劉鴻儒妄作託訛毒流無既有斯世之責者方將搔其芽而握其心窒其源而障其潰豈可隨俗接踵陷於阨阱哉既以語於衆遂書而碑之庭銘曰

我來斯宮當歲之更天開地除廣場千尋連翰重牆中周四隅耽耽翼翼扶日掖月上憑天虛之而爲禽鄂不爲華鑿堅彫疏旌旄委蛇帷帟趾多連璧環琚投體崩角肩摩蹠錯以劬爲愉如核而坼如抱而啄如蟄而蘇神威恪儼德意洽浹不鞭而驅大矣聖人天覆地持不異智愚真君得之一體具體合性之初若執不祥變怪之端乃爲其餘赫赫明明翼我赤蒼漸瀆被岵

天子之命爲羣祀神品其牢蒞豈如歷朝仍不經言妄附寶書噫嘻後人率土之臣勿誕而誣

光孝寺碑銘

光孝寺在廣州府治迤西北一里所於晉曰王園於唐曰法性於宋曰乾明於明曰光孝

本朝順治十三年東莞長者蔡元真重建其時靖南王平南王勦李定國駐師粵中主其事後碑文以違

詔格毀廢垂一百五十七年今

皇上嘉慶二十年陽湖惲敬至廣州沙門齊方暨諸檀那咸以爲請敬以光孝寺爲粵中大道場多天竺及支那應化之蹟而大鑒禪師於寺下髮秉戒開最初法浮圖之教大鑒有功力焉可以發明本末分析源流使後世無所倚惑於是爲之銘使碑於庭蓋自菩提達摩尊者航海居嵩嶽二傳得大祖而始尊五傳得大滿而始著六傳得大鑒而始大八傳至大寂無際而始變十一傳至臨濟洞仙仰山而始分十三十四傳至雲門法眼而始極大鑒之前皆精微簡直而大鑒有以昌導之大鑒之後皆超峻奧衍而大鑒有以孕括之故敬嘗謂大鑒之於浮圖如孔子之教之有孟子蓋謂此也大抵西域君與師分治主教者

不治事故浮圖之教引之而愈高推之而愈微由律而教由教而宗宗之始至中國也求道之人皆堅持戒律博涉經論然後竭生平之力歸心正法其意識之障積漸銷除故一言指示卽契大悟如琴動而弦應山頽而鐘鳴以順得順者也其後江西湖南元風大行人人求一日之悟東西推測皆意識爲用故廣設門庭抑之使不得出截之使不得行庶幾塞極而通閉極而剖如鱗羽之化者必蟄其體草木之坼者必固其孚以逆得順者也至於大鑒遇言則鏗遇見則拔縱橫無礙浩汗無極以縛爲解以相爲空如火之燎不可近如海之泛不可禦兼用順逆者也後世學浮圖之人上下根皆接大小乘俱圓權實皆匯於大鑒此唐宋元明以來其徒所不能易也中國則君與師兼治故孔子之教以下該高以顯該微其傳之後世也戰國諸子亂其緒兩漢諸儒拾其膚宋元人以浮圖之實言附孔子而諱其名明人以浮圖之元言攻宋人而紊其次合之聖人遺經各有得失是故戰國之言通達通達久則生厭而浮圖之律乘得行兩漢之言滯執滯執久亦生厭而浮圖之宗乘得入宋元明之言往復變動往

復變動則生疑而浮圖之教乘得以游衍附託此則陰陽之屈伸人心之往來其互相乘除者也其間有大力者於後世儒者之言必求之孟子之書以定其歸浮圖之言必求之大鑒之書以要其會然後本末可明源流可見夫元魏滅沙門而菩提達摩來李唐立南北宗而韓退之李習之出萬物散殊百爲並起庸人逐其蹟聖人明其端庸人爭其小聖人立其大庸人排其虛聖人修其實孔子之教明人倫定家國天下雖五大州各師其師各第其第豈能在範圍之外哉雖中國自漢以來代有浮圖之教愚者逐其粗智者溺其精又豈能在範圍之外哉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敬故因論大鑒而詳述之焉銘曰

有大菩薩來四天力破迷執無重堅巨象行地龍行天有大護法居人王爲國驅逆如筆羊劃金銀地還道場有大長者開寶宮扶雲翼霞搖虛空上繼無始垂無終顧山居士目雲漢轉一藏經止轉半以銘爲筏筏登岸大道無界住色位大法無著住道位大人無私住法位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軍州王滌始建蘇文忠銘之今城南書院是也其一淳熙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于城西卽忠祐廟也自前明至

本朝春秋祀事皆行於城西嘉慶二年知海陽縣韓君異葺治之陽湖惲敬爲碑文郵之潮州與潮之賢士大夫商公之故且告後世焉公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去菩提達摩入中國二百八十餘年矣其時關東西則有丹霞然圭峯密河北則有趙州諡臨濟元江表則有百丈海瀉山祐藥山儼嶺外則有靈山巔其師友幾遍天下皆以超世之才智絕人之功力津梁後起以合於菩提達摩之傳而公之生也與之同時公之仕也與之同地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歟且其時上無孔子之師下無七十子之友老莊之所流別管墨之所出入馬鄭之所未攻孔賈之所未辯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歟是故公之闢佛闢於極盛之時宋人之闢佛闢於旣衰之後宋人之闢佛以千萬人攻佛之一人公

之闢佛以一人攻爲佛之千萬人故不易也雖然公之闢佛至矣而佛之教至今存焉何也蓋聖賢之於天下去其甚而已禹抑洪水而水之汜濫仍世有之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夷狄猛獸之侵暴亦世有之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矣然不避於當世不絕於後世孟子距楊墨楊墨息矣然人或竊其行家或傳其書若是者皆然矣然而孔子孟子之功終天地盡日月不可沒者以人人知其爲亂臣爲賊子人人知其爲楊墨也今天下三尺童子抱書入塾卽有公闢佛之說據於胸中甲冑之士耒耜之夫行商坐賈皆習其說其宦成名立才行出人而沈溺教乘者朋友子孫門弟子皆能別擇於其後愚夫愚婦膜手梵唄隨衆經行其心皆知有孔子之教是故公之德揆之孔子孟子有大小純雜之殊公之功揆之孔子孟子有平頗公私之異而得墜緒於前世收明效於後來未嘗不如一也且夫天地之道一而已矣而人事自二三以及千萬焉行之於行見之於言施之於教皆人事也惟聖人與道同其餘皆有出入多寡申不害韓非一術也則傳李悝商鞅一術也則傳孫武吳起一術也則傳王詡一術也

則傳張魯鬼道也而亦傳寇謙之杜光庭鬼道之下也而亦傳佛者如中國百家之一耳其徒推演師說下者可以囿凡愚高者可以超形氣故其傳較百家愈遠而愈大屢滅而屢復蓋將與天地終焉是故世有孔子之教則佛之教亦必行此天道之所以爲大也世有佛之教則公闢佛之功亦益見此人事之所以爲久也自公斥爲子焉而不父其父而爲佛者知養其親自公斥爲臣焉而不君其君而爲佛者知拜其君供賦稅應力役未嘗不事其事世之儒者知中國之變而爲佛不知佛之變而爲中國知士大夫之遁於佛而不知爲佛者自托於士大夫人理所同豈能外哉自公之後儒者好爲微言渺論或由孔子之書失其指而反墮於偏或由佛之書得其會而忽反於正是又在乎善學者焉失者不得妄附聖人之遺經得者亦不必諱言佛乘也嘉慶二十年十月憚敬謹記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閩南爲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陽明先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于朱子

不敢悖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寧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縣光祿寺卿伊公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其推行始於固窮成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質重而光明嘉慶十有九年公之子前揚州府知府秉綬爲祠堂於學宮之里以祀公門塾堂室皆備諏日升主於室公之配羅夫人祔焉而寓書於陽湖惲敬請銘古者士大夫立家廟祀曾祖以下有功德則專立祠堂於禮甚宜其麗牲之石刻之銘亦應古義惟是敬以後學操簡畢與廟廷之事懼勿任爲罪於後世而秉綬請勿暇遂不敢辭公諱朝棟字用侯姓伊氏先世自河南遷福建之寧化縣世爲寧化人曾祖應聚官順昌學訓導贈儒林郎祖爲皋父經邦俱

贈中議大夫公縣學拔貢生乾隆二十四年鄉試中式三十四年會試中式殿試

賜進士出身歷官刑部安徽司主事河南司員外郎湖廣司郎中掌浙江道監